

槐荫新语

不放过头一回

靳小倡

凡事都有第一次,万般始于头一回。具有开创意义的第一,可以铭刻纪录,载于史册。事之发端者称“创其滥觞”,业之奠基者谓“开山鼻祖”,善之首创者云“领风气之先”,恶之初行者曰“始作俑者”。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这里说的开头难,应该是指开好头。开好头如同爬坡,是向上,需要勇敢的抉择和坚强的意志。而开坏头就容易多了,开坏头犹如滑坡,是向下,仅凭落差的惯性便可以滑下来。难怪有人说,容易走的路都是下坡路。开坏头不仅容易,而且坏头一开,便很难收场。没撒过谎的人只要说了第一次谎话,就有可能说第二次、第三次。至于那些不慎染指吸毒等不良行为的人,因开了坏头而刹不住车的教训更是不胜枚

举。近年来,有人在横流的物欲面前失足落马,身陷囹圄,皆是因为坏头一开便刹不住车的缘故。从大墙内传出的那些悔过书中可以看出,腐败分子并非原本腐败,他们也曾发愤图强、励精图治过,之所以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并非“一次性”突变,也都有个开坏头的问题。这个“头一回”是怎么发生的?其危害是什么?这是很值得思索的。

一般说来,多数公职人员在越过廉洁的底线之前,心灵的天平都有个抖晃的过程。有些人为了自身的劣根性所驱使,往往会为头一回干错事进行自欺欺人的掩饰,寻求自我安慰;有人曾以“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为由,滑出了第一步;有人曾以“盛情之下,却之不恭”为由,推了顺风舟;有人曾以

“虽然没说可以,但也没说不可以”为由,打了擦边球;有人曾以“绿灯虽灭了,红灯还未亮”为由,闯了警戒线;有人曾以“人家干了都没事,未必我会撞枪口”为由,冒险走一回,等等。正是这些自欺欺人的所谓“理由”,促使他们迈出了越轨的第一步。这一步,不论是心存胆怯,还是半推半就,抑或满不在乎,只要迈出了这开坏头的第一步,往往就会一而再、再而三,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渐行渐远,愈陷愈深,直至枷锁扛上了肩头才发觉。如果在心里的魔鬼第一次露头之际,坚决地拒绝一下,以后的结局是可以避免的。

无数事实告诉人们,一个人失足之先,切不可找理由为自己开脱,特别是在各种各样的诱惑面前,确实应当如履薄

冰,慎之又慎,不可不察,不可不戒。要学会在诱惑面前说不,在红灯面前止步,坚拒“头一回”,既有赖于法律法规的警戒,也有赖于道德修行的支撑。

志存高远、气节坚贞的人,是不会为眼前的利欲所诱惑的,也不会用自欺欺人的理由为自己即将铸成的过错而掩饰。一个人要永葆清白之身,特别是在所谓“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形下能够注重操守,敢于说不,是何等重要!我们只有在慑于法律、法规威力的同时,经常不断地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对有损于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不管事情大小,情节轻重,无论如何都不放过“头一回”,才能做到慎其始,又善其终,清正廉洁,光明磊落。

母亲的酸豆角

夏末秋初的菜市场里,是长豆角的天下。

长豆角,在我的老家特别常见。尤其是这个时节,任谁家的饭桌上,都是以豆角为主。豆角能做的美食多种多样,而我最爱吃的是母亲做的酸豆角。

幼年的时候,母亲将屋后的荒地开垦成了菜园,种的最多的是豆角。每到盛夏时节,藤蔓上就挂满了豆角,一根根在风里摇摆。这时候,母亲就会挎个篮子去摘豆角。

母亲从中挑出鲜嫩翠绿的长豆角来腌制酸豆角。做酸豆角时,母亲先将豆角的两头剪掉,然后将豆角洗净、沥干。接着,母亲会将豆角分层装入坛子里,每一层豆角之间撒上适量的盐。接下来,母亲将一些辣椒、花椒、蒜瓣等调味料捣碎,均匀地撒在豆角上,然后将米醋倒入坛子中,将坛子密封。最后,母亲将坛子放在通风的地方,让豆角在阳光的照射下发酵。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酸豆角就做好了。在三伏天里,人们的食欲大减,但若有一小碟酸豆角做配菜,真是再好不过了。

中学几年,我在城里上寄宿中学。母亲不是托人带来酸豆角,就是自己蹬着自行车走几十里的山路,给我送来。

如今,又是豆角上市时,可母亲却不在。这世间,再也没有人能做出那份酸豆角的味道,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赵吉胜/文

诗歌集萃

燕赵风骨颂

韩瑞清

李大钊

北李南陈大旗擎,
茫茫长夜启明星。
开天辟地君真健,
舍身赢得主义生。

董存瑞

为灭凶顽勇献身,
怒发冲冠气吞云。
一声怒吼消危隘,
热血洒红世界新。

赵武灵王

千年王气聚台,
骑射赢得霸业开。
敢借他山石攻玉,
精神可鉴后昆侖。

廉颇

安得猛士御强秦,
席卷齐燕誉战神。
莫问白头能饭否,
余威也可扫干军。

董仲舒

不闾园中花乱纷,
专研治世理唯真。

御前问对呈三策,
千载儒学圭臬存。

七夕畅吟

张增林

天上银河几丈宽,
泪眼相对望欲穿。
织女织锦泪沾襟,
牛郎放牛待团圆。
与其年年煎熬苦,
不如破笼争世欢。
下凡落户华夏地,
回归人间舞翩跹。

七夕有感

王文生

织女牛郎终去愁,
探亲招手借神舟。
银河久住思乡土,
喜坐飞船天地游。

西湖

李海峰

漫步苏堤杨柳飘,
拾阶雷峰观景俏。
三潭印月湖心立,
西湖映秀齐夸好。



鹊桥相会 徐锐/作



泪别滹沱河大堤

七夕,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情人节。天下情侣,没有人不愿意长相厮守,尤其是在“七夕”这个特殊的日子。

我曾经是一名军人,在部队服役整整30年。军人的职业,注定了与家人聚少离多的生活。不仅如此,往往越是节日,越是要值班战备。每年的七夕,我们只能在对彼此的思念中度过。

1988年8月18日,是我和妻子结婚后的第一个七夕节,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当时,我在驻安徽某部当排长,妻子在河北的老家,夫妻相隔千里,常年两地分居。

我俩是在这年春节之前结婚的,一个月短暂的婚假后就天各一方。一年一度的探亲假,我安排在了暑期。8月16日下午,我冒着倾盆大雨,回到了阔别的家。

父母思儿,儿想爹娘,自是有说不完的话。望着妻子隆起的肚子,将为人父的喜悦更是无以言表。第二天,我和妻子冒着小雨,赶到5公里外的岳家,全家人高高兴兴地在一起包饺子。饺子出锅,岳父打开一瓶酒,正要开始喝,村干部来了。原来接上级通知,滹沱河上游的两座水库要提闸放水,村里安排妻弟和村里的青壮男子一道护堤。

我心中倏地一紧:头天晚上的新闻说,长江、淮河都出现了汛情。军人的职业敏感和使命告诉我:随时可能要归队!我盘算着:明天无论如何要带妻子到医院做个检查……

天很快黑了下来。村干部又来了,这次是送加急电报,收报人是我。内容

只有寥寥四字:“火速归队”!我手里攥着电报,愣在那儿。妻子二话没说,开始回屋给我收拾行李。她转身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两行热泪,已挂在她的脸上。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懂;作为军人的妻子,她也懂!

第二天就是七夕。早上,我背起行囊,坐上岳父的自行车。妻子也推起自行车跟在后面。我让她回去,可她笑呵呵地说:“和爹做个伴儿,送你到车站。”我看得出来,她笑得很不自然。

到了滹沱河大堤,堤内的洪水已漫过路面,无法骑行,她只能止步。我从岳父的自行车上下来,拥抱着妻子。我明显感到,她的双肩在抽动着,汗水、雨水和泪水,一起粘在了我的脸上。

我和岳父推上自行车,趟着齐腰深的河水,赶往县城的车站。妻子的身影,渐渐模糊出视线,我感情的闸门再也无法控制,泪水和着雨水,洒在风雨中。

这个七夕,我和妻子泪别滹沱河大堤,暗许那一生一世的相守!

归队后,我和战友们奔赴淮河大堤,连续多日严防死守,确保了淮河蚌埠段安然无恙。

从军30载,我和妻子没在一起过一个像样的七夕。我深知,身上的那身国防绿,是国家安宁和人民幸福的屏障;妻子更懂得,嫁给军人,就意味着奉献和牺牲!

2013年,我从部队光荣退休。之后的每个七夕,我都会陪妻子吃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陪她去看场电影或逛逛街……刘明礼/文